



春秋左傳卷第六

僖公中

明新安吳勉學校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

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

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

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  
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  
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  
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  
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

果城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也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  
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  
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

西質妾爲宦女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其爲討而止。公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生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春秋左傳卷六  
無虧人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  
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  
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  
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

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  
巳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  
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  
亡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  
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春秋左傳卷六  
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十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

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郟子來朝 五月

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

邢 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  
師入滑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  
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  
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  
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  
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  
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  
濟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  
于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伐  
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  
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  
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  
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

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諸侯  
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任宿須  
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  
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  
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  
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  
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  
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三月鄭伯如楚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大子圉



春秋左傳 卷六  
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  
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  
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  
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  
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  
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蠱薑有毒而况國乎弗聽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獲公胄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  
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  
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  
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  
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儵可也丙  
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  
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  
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  
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  
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  
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

寅宋公茲父卒春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  
杞子卒長以狀其不與盟也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  
於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日子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  
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日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  
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  
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  
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  
卒書日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  
否辟不敏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  
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  
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  
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  
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  
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  
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  
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

春秋左傳卷六十一  
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春秋左傳卷六  
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

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春秋左傳卷六  
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  
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  
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巳丑晦公宮火瑕  
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  
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  
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  
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  
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

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  
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  
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  
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  
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  
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  
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  
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  
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  
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顏叔  
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  
氏居于温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  
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  
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

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  
伊感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  
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  
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  
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

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  
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  
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  
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  
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

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公二十五年二月癸亥公會于首陽盟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

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也秋秦晉伐都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昏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

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

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春秋左傳卷第六

春秋左傳卷第七

僖公下

明新安吳勉學校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

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

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

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

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  
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  
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曹而陳容公肅武公曹湫裝公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平公子

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

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

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  
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  
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脊臣佐下軍上德  
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  
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  
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  
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  
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  
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  
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  
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  
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  
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  
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

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  
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父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  
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  
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春秋左傳 卷七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

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  
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  
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  
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  
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  
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  
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  
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  
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  
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  
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  
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  
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天初楚  
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  
巳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  
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  
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

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會于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



伯遂會諸侯于許三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

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

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

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而亦台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

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

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塵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

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春秋左傳卷十七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  
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  
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  
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  
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  
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  
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  
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  
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  
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

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

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巳丑鄭伯捷卒于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  
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  
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  
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  
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  
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  
箕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

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  
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  
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  
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  
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  
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  
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  
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  
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  
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秦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  
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  
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  
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  
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  
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  
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齊因晉  
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  
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  
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  
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  
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公

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  
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  
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 晉  
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  
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  
而葬之鄆城之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  
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  
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  
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  
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

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左傳卷第七

春秋左傳卷第八

明新安吳勉學校

文公上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

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

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

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

君頹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逢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

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旣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春秋左傳卷八  
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  
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  
士穀盟于垂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冬晉人  
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  
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  
地御戎狐鞮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弘

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  
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  
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  
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  
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躡曰周志有之勇則  
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  
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  
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

狼躡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  
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  
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  
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  
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  
如晉夏四月巳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  
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  
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  
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  
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疏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

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

弔如同盟禮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  
 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雨螽于宋隊而  
 死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

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  
 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  
 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  
 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狄侵  
 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  
 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  
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逆  
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  
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  
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  
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  
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

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  
度其秦穆之謂矣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  
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冬成

風薨

春秋左傳

卷八

八

春秋左傳卷八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 三月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  
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冬十  
月甲申許男業卒 而桓其也王公長平顯之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賜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 初郟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  
六其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大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及温而  
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  
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  
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  
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  
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辛亥晉侯驩卒 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

春秋左傳卷八  
父公晉狐射姑出奔狄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祭於父吹晉人八月辛亥晉與魏平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  
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  
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  
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  
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臧文仲以

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  
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  
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  
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  
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  
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

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  
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  
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  
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  
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  
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  
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  
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  
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  
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戊  
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狄  
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左傳 卷八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  
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  
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  
鱗臧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  
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  
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  
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

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  
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  
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卽位  
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  
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  
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  
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  
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

春秋左傳卷八  
三  
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

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

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公孫敖如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雜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

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

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

春秋左傳卷八  
十七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  
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尫及樂耳鄭及楚  
平假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  
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  
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  
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  
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晉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禋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  
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經十年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王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

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徵之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

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  
止之使爲商公泂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  
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  
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  
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秋七  
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陳侯鄭伯  
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  
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  
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  
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  
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  
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  
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厥貉之  
會麋子逃歸

春秋左傳卷第八

春秋左傳卷第九

明新安吳勉學校

文公下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夏叔仲彭生會晉

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

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曹文公來

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

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邾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天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

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

又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



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  
晉鄭伯會公于棐 自五月不雨至于六月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  
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  
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  
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  
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  
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  
劉氏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  
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無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

之乂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

春秋左傳卷九  
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  
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  
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已氏  
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  
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  
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  
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

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齊人定懿  
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  
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襄仲使告于  
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  
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  
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  
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  
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其母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  
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斂 夏曹伯來朝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  
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  
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  
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

春秋左傳卷九  
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  
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  
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  
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蠅一人門于戾丘皆  
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  
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  
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

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  
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  
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  
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  
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

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

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聞。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

春秋左傳卷九  
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  
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  
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  
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  
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澁使廬戢黎侵庸及庸  
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

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  
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  
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  
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鮑禮於國  
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  
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



春秋左傳卷九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

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

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

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

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

晉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  
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蕞陳事十五年五月陳  
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  
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  
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  
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  
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

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  
爲質焉 秋周甘歆敗戎於邠垂乘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襄仲如  
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  
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

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歟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歟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

池二人浴于池歟以扑扶職職怒歟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紀公生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

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

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禱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  
饗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禱杙  
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  
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  
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  
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  
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左傳卷第九

春秋左傳卷第十

明新安吳勉學校

宣公上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

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

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

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  
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  
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  
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  
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  
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棠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  
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  
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

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

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曰燔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  
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  
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  
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  
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士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  
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

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  
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  
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春秋左傳卷一  
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  
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  
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  
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  
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  
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  
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  
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  
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

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 晉侯伐鄭及鄉鄭及晉平士

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

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  
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  
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宋  
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  
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

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  
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  
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  
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  
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

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  
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  
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  
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  
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  
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  
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  
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其楚人

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

大夫鬪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乃舍之皆爲大夫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蔣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於轅陽而殺之遂處



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  
漳溼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伯  
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  
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  
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  
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  
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禁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林父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

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齊冬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公楚人伐鄭

春秋左傳卷十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  
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來反馬  
也主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  
八月螽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  
子服求后于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  
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

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  
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  
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  
閒一歲鄭人殺之夫鄭晉人止公于會盟不許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晉夏公會齊侯  
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向制之未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

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萋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

遠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

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

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

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

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

冶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

為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

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

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

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

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

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

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

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

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

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

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  
滕公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  
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  
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  
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  
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  
狄于欒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  
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  
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

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  
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  
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冬楚  
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





程